



梁建军

王斌礼 绘

国庆以来，迎泽大桥成了人们新的打卡点。观赏着流光溢彩的大桥，金光灿灿，往事浮现眼前。

迎泽大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太原在汾河上修建的第一座大桥。上世纪60年代，我家住在并州东街，妈妈带我去河西太纺宿舍看望姨妈，坐公交车路过迎泽桥，旁边还有一座10来米宽的水泥桥，俗称洋灰桥，主要走车马、平车和自行车。当时，位于迎泽大街的这两座桥是老城区连接河西的唯一桥梁，附近十几里内是没有公路桥的。

1976年底，我从南郊区插队分配到了太原化肥厂。化肥厂在河西，汾河桥成了上下班的必经之路。刚上班时，我和同时进厂、又在一个村插队的郭晋生相跟着上下班。他住在山西大学，我们每天在并州路集合，再一起绕行迎泽大桥去化肥厂上班，晋生得多走十几公里。

一天，我们发现老军营有一刚建好不久的地下隧道，是战备人防工程，由部队战士站岗，从这里走就会近很多。我们就试着从这里通过，有时战士通融一下我们就过去了，遇上严格的，好说歹说也不行，再从迎泽桥绕行就会迟到。有时地下隧道不开灯，我们就推着车摸黑过去，不小心还会撞在墙上。只好放弃了走地下隧道的念头。

上班后，单位要求办理户口和粮食关系。那天下了夜班，从化肥厂直接回小店公社红寺村迁移户粮关系。出了化肥厂一直往南，在晋源庞家寨村口有一座小店汾河水泥桥，桥离水面不高，有十来米宽，也没护栏。出了桥，往东，再往北，多绕行十来公里，比走迎泽桥还是近了许多，那是市郊区最南面的桥。当时，市区北面还新建了一座胜利桥。

在化肥厂工作了5年，无论寒冬酷暑，还是雨雪黑夜，上班下班走迎泽大桥最多。1981年，我调入的新单位在北城区，就很少过迎泽桥了。后来，从事通讯报道工作，经常和新闻单位打交道，太原电台、电视台搬到了河西的漪汾街口。我又得经常骑车从迎泽大桥绕行。1992年，漪汾桥建成通车，去太原电台、电视台才不用再绕道迎泽大桥。

2003年，我调到了河西的面粉三厂工作，汾河上已陆续建了好多桥，无论是从城南、城北到厂里，就近可从迎泽桥、漪汾桥、胜利桥过河，再不用绕行了。

现在汾河上已修建了20多座桥，如横亘在碧波荡漾的汾河上的座座彩虹，美轮美奂。如果现在去化肥厂上班，不论在山西大学，还是在并东街居住，或从化肥厂去红寺村，都能就近过桥，不需再走冤枉路了，省时省力。城市建设发展得真快！

温暖身心的电坎肩

王建章

“爸，你看我给你买回啥了？”那天中午，女儿一进家门就高兴地对我说。映入眼帘的是件黑色的坎肩，我畏寒怕冷，那天冷空气来袭，我想，这是女儿担心气温骤降我会腰疼，便给我买了御寒之物。几天前她就给我买了暖手宝、暖风机、小棉袄，还有一床智能电热毯。

“爸，你穿上看合适不？”我把坎肩接过来穿上，不长不短，大小正好。感觉右边沉甸甸的，顺着衣服往下摸，口袋里有东西？掏出一个黑色的充电宝。女儿说：“这个坎肩叫智能电热衣。充电宝已经充了电，口袋里还有一根和衣服连着的电线呢，把这根线头插进充电宝，摁坎肩胸前的这个小方块

开关，坎肩就会加热。你穿上它到外头，天气再冷身上也热乎乎的，就不会腰疼了。”听女儿这么一说，我恍然大悟——此坎肩非彼坎肩，是个“新式武器”。

接着女儿为我演示怎样给坎肩加温：她先把充电线插入充电宝，然后用手指紧摁着坎肩上左前胸的小方块，不到两秒，衣服上的开关变成了红色。女儿说：“这就开始给坎肩加热了，最高升温至55摄氏度。5分钟后开始降温到45摄氏度就不降了。如果你想调节温度，可随时摁开关。”边说边摁，女儿说：“一共3挡，红色是高挡，白色是中挡，蓝色是低挡，你出门时可根据天气调节。”

我又看了说明书，了解到这

款电热衣采用的是碳纤维丝发热原理、远红外发热技术，没有辐射。它通过充电宝供电发热，发热速度快、受热均匀；可折叠，还可揉搓清洗。

那天午休后，我迫不及待地想体验一把，穿上智能电热衣，外边再套上小棉袄，来到了学府公园。那天的天气预报是0到6摄氏度，由于气温太低，公园的游人寥寥无几。我则因为穿上了电坎肩，身上热乎乎的，尤其后背，温暖而舒适。

我漫步在公园蜿蜒的小路上，心情格外舒畅。电热衣暖身又暖心，体现了女儿对老爸的关心和体贴，让我感受到人们常说的那句话——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。

一首唱给故乡的歌

邢育红

时下，《苹果香》这首歌在网上很火。可歌里既没有果园，也没有果园的相会，有的只是故乡过去的回忆，好像也有我们熟悉的人和事，以及淡淡的思念和忧伤。

我和妻子每天晚上都要弹奏上几遍，仿佛那“单纯的相逢，平凡的晚上”，我们也傻傻地等到了天亮；仿佛“你毡帽上的羽毛，亲吻着晚风”，也飘到了我们心上。那悠扬的旋律、娓娓的诉说，很是动人心弦。

这时，我就不免想到小时候，想到儿时的伙伴田喜。田喜姓李，是我的邻居。我们从小就投缘，逮“金巴牛”、吹“密密”、玩“老虎吃羊”、树下看小人书，有时也去田里挖菜、割兔草。“儿时的万花筒里有野鸽在飞翔，这让我想起二哥和他心爱的弹弓叉。”多么有生活有诗意的歌，给了我们多少的故乡回忆。

小时候淘气，我俩去生产队的田里偷甜瓜，戴着树叶编的草帽，匍匐前进，看田的人一点没发现。高兴地在树林里刚要开吃，却被跟踪而来的父亲发现。我俩赶紧把瓜扔了，就随着父亲往回走。到了家，看着边骂人、边准备打人的父亲，田喜借口上厕所溜了。

稍微长大了，我们一起相跟着到邻村上学，回乡后又一起参加生产劳动。才十六七岁的人，不算成年人，村里不给高工分。当时到城里掏大粪100斤算12分，虽然脏点，但能顶个成人工分。于是，我俩决定去掏粪，砸了两个长铁桶，挎在车子上，还在把上拴了两个钩，便于从后面推。我俩互帮互助就干开了。每天摸黑就去了尖草坪，赶中午才能推着回来，管理员称过，大约能挣二十多分。因为不是村里包点，迟了就不让掏了，有一次，我俩半夜三点多就到了，啥也看不见，就找了些破油毡点起了火，火光的映衬下，干得还挺起劲。

后来，我毕业当了教师，又调到了区里办公室。田喜也当了社队干部，都有了不错的工作。我们每年都有联系，有时回到村里，也到他家坐坐。

“心中有个地方，刻进了你的名字。”“如今往事远了模糊了，我却忘不了苹果香。”田喜，一个儿时的好伙伴、难得的好兄弟。苹果香，一首悠扬的唱给故乡和心灵的歌。



汾河畔 刘冠麟 作

孙子陪我看植物墙

李汝骥

前几天，孙子推着轮椅陪我到和平公园一游。公园内空气清新，立体绿色植物墙就伫立在公园半月湾广场一隅。我们径直来到植物墙前面，这面植物墙能定时浇水，植物材料自然越冬，节约了人工成本，为公园增添了一抹亮色。

孙子学的专业是生物学，他对这面植物墙有所了解，给我做起了导游。他详尽解说，我兴致盎然。孙子说：“这面植物墙主体是钢结构，由900个可拆卸的矾根花盆拼装而成，大约有16平方米。它以绿色矾根为底，红色、紫色矾根点缀其间，拼接成三角形、菱形等几何图形，远远望去，绿色、红色、紫色相呼应，像一块立起来的画板。”孙子的介绍，让我这个高龄老人大开眼界，赞叹不已。

孙子又介绍道：“矾根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新优彩叶花卉，价值极高，每个品种颜色都不一样，加之颜色鲜艳，被誉为‘花园的调色板’。最为神奇的是矾根还会‘魔法’，它的叶子跟着四季温度变化而改变颜色，人们说它是一种‘跟着感觉走’的植物。因此无论是在春天还是冬天，都可以欣赏到它那缤纷的色彩。另外，矾根耐阴，具有较强的抗寒性和抗旱性，这一特性也为立体绿化植物墙平稳过冬打下了基础，节约了维护成本。”通过孙子的专业讲解，我深入了解了立体绿化，它为城市景观增绿添美，给市民也带来更多视角上美的享受。

孙子推着轮椅送我回家，我感到晚年生活是如此美好，同时也为孙子的渊博知识而感到自豪。